

看中医、听昆曲、逛园林,喝碧螺春,吃大闸蟹……

苏州改变了我们对

中国的刻板印象

与苏州经济同步发展的一个有力的事实是,来到苏州就业、生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日本、韩国等三十多个国家,而且从起初基本是外企高管、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工程师的“金领”老外,逐渐演变到包括外企普通专技人员、学校外教老师等“白领”老外,还有来苏州寻梦的普通老外,有的在苏州自主创业,当起了洋老板。学中文、品美食、逛园林,他们在竭尽全力工作之余,希望能更好地融入“第二故乡”。

□现代快报记者 陈泓江 何洁 陈超 何寅平

人物 1



哈佛建筑设计师迷上苏州园林

姓名: Philip Beck// 国籍: 美国// 职业: 建筑设计师

Philip Beck是哈佛硕士,现任职于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底,夫妻俩入职不到1年便双双被评为公司的“优秀员工”。

Philip Beck说,他2005年来中国旅游,去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方,被“人间天堂”苏州吸引,决定和妻子留在苏州发展。去年3月,经好友介绍,他加盟了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了留住这名外籍人才,苏州市相关部门特事特办,通过合法的“绿色通道”,为他办理了“职业签证”。“我觉得苏州给予外国专家们的各种政策都非常给力。”

越来越多的海外建筑师选择到中国工作,Philip Beck觉得自己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建筑设计师,还是中国研究者。他读大学的时候,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语言,还跑到台湾学了一年中文。本科毕业后,他到了哈佛大学改念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专业——建筑。他说在苏州工作,可以让他的兴趣和专业完美结合,也可以向

色通道”,为他办理了“职业签证”。“我觉得苏州给予外国专家们的各种政策都非常给力。”越来越多的海外建筑师选择到中国工作,Philip Beck觉得自己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建筑设计师,还是中国研究者。他读大学的时候,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语言,还跑到台湾学了一年中文。本科毕业后,他到了哈佛大学改念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专业——建筑。他说在苏州工作,可以让他的兴趣和专业完美结合,也可以向

带来了更多的亲和感。初来时,看病曾让Philip Beck感到头痛。在美国生病一般很少去医院,因为家庭医生,可是到了苏州怎么办呢?现在Philip Beck已经没有这个担忧了,园区给外国人办理社保,待遇和中国人一样,而且园区也有了面向外国人的诊所。

Philip Beck来到苏州后,带着妻子在同一公司上班,“我太太是景观设计师。受我的影响,她也很喜欢苏州,现在正学习中文。”

对话

西交利物浦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 大卫·欧康纳:

我看好苏州的未来

外籍专家数约占江苏省的1/4,苏州并不满足,欲引进更多外籍专家,特别是世界顶级的科研专家。在拥有200多名外籍人才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该校生物科学系主任大卫·欧康纳(David O'Connor)教授来自英国伦敦,便是位不可多得的“宝贝”。

作为英国蛋白质研究协会主席、欧洲蛋白质组学协会总理事会与基金委员会成员,大卫·欧康纳去年被西浦通过全球知名猎头公司“捕获”,于今年2月到苏州正式入职。边搞科研边教学、学中文、品中国美食……目前,大卫·欧康纳已拥有千万巨资打造的实验室,他希望能尽快融入苏州,并在这里为生物学做出巨大贡献。

□现代快报记者 陈泓江 何洁 陈超 何寅平



姓名: 大卫·欧康纳 国籍: 英国 职业: 蛋白质组学顶级科研专家,目前担任西浦生物科学系主任

“苏州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大卫·欧康纳: 我是在伦敦大学获得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分子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在日内瓦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加盟西浦之前,我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心主任、生物科学中心教授,并任英国蛋白质研究协会主席、欧洲蛋白质组学协会总理事会与基金委员会成员。同时,我还受邀担任多个国际级科研评估机构评委委员,如英国学术研究评估行动(RAE)和威廉信托基金会。在我的带动和领导下,南安普顿大学建成了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蛋白质组学实验室设施。

大卫·欧康纳: 我曾多次去过香港,对中国大陆只是从书本上有些了解。去年,到苏州考察时,我是带着一定的刻板印象来的,不过这些很快就被打破。现在我已喜欢上苏州这座城市,苏州不但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经济发达。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感染了我。

大卫·欧康纳: 我此前所想象的是非常喧闹的街道,但实际上这里比伦敦安静多了,我连救护车的警笛声都没怎么听到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来之前,我觉得可能还会遇到文化上的碰撞,就是不同的文化差异之间造成的工作生活不便等。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虽然生活方式上有些变化,特别是语言交流障碍,但我们学校大多使用英语交流,所以语言这方面不是问题。苏州这边生活购物、交通出行也都比较便利。

大卫·欧康纳: 我目前所想象的是非常喧闹的街道,但实际上这里比伦敦安静多了,我连救护车的警笛声都没怎么听到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来之前,我觉得可能还会遇到文化上的碰撞,就是不同的文化差异之间造成的工作生活不便等。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虽然生活方式上有些变化,特别是语言交流障碍,但我们学校大多使用英语交流,所以语言这方面不是问题。苏州这边生活购物、交通出行也都比较便利。

大卫·欧康纳: 我已经54岁了,为何放弃在英国的工作,选择西浦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来发展? 大卫·欧康纳: 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个很容易的决定。我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分子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对利物浦有感情。西浦是和英国利物浦合作共建的,西交利物浦正在建设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这一发展理念非常吸引我。实际上,当我更具体地了解西浦之后,加入西浦的决定就开始变得无法抗拒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好,我没有任何后悔。

大卫·欧康纳: 我对这里最主要的印象就是热情与活力。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充满了朝气,我想这来源于他们积极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的活力深深感染了我。这种活力与热情意味着大家在这里深切地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这是我目前为止最深层的体会。

大卫·欧康纳: 您在苏州,住学校提供的高档别墅,而一般的外籍教授住公寓,您的薪金也远高于他们。您选择这里,是不是还和诱人的高薪待遇有关? 大卫·欧康纳: 和薪酬没多少关系。我在英国的薪酬是10万英镑左右,在这边除了补贴等费用,薪金不会少于这些,具体的薪酬保密。

苏州有很多科研牛人 发展有潜力

大卫·欧康纳: 我的工作将会非常多,一方面要从科研,一方面要给学生上课。我觉得科研与教学没有冲突和影响,反而起促进作用。我乐于教学,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教学对我来说就像是在现实中对你的学术进行检验。我想向庄蒙德爵士(西浦的创始人之一,原利物浦大学校长,现任牛津大学利奥尔学院院长)学习。我与庄蒙德爵士交谈中了解到,当年作为利物浦大学校长与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创办西浦时,他仍然坚持在本科一年级教学的第一线。

希望在苏州做出生物学领域新贡献

大卫·欧康纳: 我觉得在西浦未来的潜力如何?对自己科研有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大卫·欧康纳: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万里长征的开始阶段,潜力是无限的。作为生物学家,我们常常从发展曲线的角度思考问题,常常会用观察组织生长与增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增长的开端。我认为我们有潜力进行国际级大学的科研,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就有潜力成为国际级大学在中国的另一种诠释。

我们会专注于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主要在分子生物学和药物发现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我相信我们也会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我现在还不能预测这些领域是什么。生命科学的研究现在处于一个黄金时期,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着,同时也有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被开辟出来。

大卫·欧康纳: 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与发展,您认为与中国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哪些差距? 大卫·欧康纳: 我认为更多的是观念上的不同,而不是真正的研究水平上的差距。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也在继续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们西浦这里已经有世界级的专家了,但有时可能还没有做到将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来让他们真正能够做一些好的研究。我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西浦吸引人才的一点在于学校结合了中西方两种文化,创造出了一些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都可以很好工作的东西,并且我已经感受到了。

大卫·欧康纳: 您的夫人跟您一起来到了苏州,你们对苏州的饮食适应吗? 大卫·欧康纳: 我的夫人是法国人,原来从事进出口方面工作。目前,她在专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够在苏州开始新的工作。她学习中文的天赋比我好,我在中文口语还不行,只能简单听懂些,表达起来有困难,还需要加油。我和夫人都喜欢中国的美食文化,喜欢苏州的食物,对大闸蟹印象很深。我夫人认为食物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每天都在不断地尝试着。

大卫·欧康纳: 您和夫人是否打算在中国定居?有没有打算也让孩子来苏州发展? 大卫·欧康纳: 我有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目前都在英国工作。儿子此前来过中国几次,对这里有所了解,可能以后会来这里做短期的工作。女儿尚未来过,一定会过来看一看。如果要是他们放下在英国的一切来苏州发展,不太现实。就像我一样,选择到苏州发展,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我对苏州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看好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苏州为生物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到苏州发展,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对苏州未来的发展非常看好。我没有任何后悔。

人物 2



同事带她吃遍苏州的餐馆

姓名: Asha Tickoo// 国籍: 印度// 职业: 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

2011年8月,刚来苏州的第一天,印度人Asha Tickoo女士就有了自己的中文名。“我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希望,同事们就给我取了个中文名字‘希望’。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把它念成’siva’。”在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担任语言和文化系副教授的Asha说。

50多岁的Asha在英国伦敦长大,14岁以后到美国念书,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工作了多年,又辗转到瑞典、新加坡、香港等多地工作生活。或许是因为香港3年的工作经历,Asha突然迷上了中国文化,于是决定到中国大陸来寻找新的发展。去年上半年,她在互联网上搜索工作机会时看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招聘,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了机票飞到上海,然后乘车到苏州。“我第一次到苏州就感叹:天呐,这不是发展中国家,这和我待过的瑞典、新加坡、美国没有两样。”

在苏州的生活平静且温暖,就像她在美国小镇的自在

日子。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Asha会绕着公寓周围大片的草地慢跑1个小时。上午9点半,她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不过Asha最喜欢的还是中午的自由时光,这个时候,友善的中国同事会带着她寻遍校园周边的美食。“我真的非常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同事们带我去许多中国餐馆,我还学着用筷子,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试着挑战自己用筷子。”

Asha一开始就和苏州校方签订了3年的工作合同。刚来时,有一次她临时决定去一家洋快餐店吃饭,她正在发愁看不懂桌上的中文菜单,打算凭图片点餐时,排在她前面的一位苏州人很主动地帮她点餐。“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我知道在很多国家,只要我和他们长的不一样,他们就会看着我。但看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在苏州,我能感受到他们看我的目光是友善的、温暖的。”Asha说,如果可能,她希望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人物 3



看中医,喝碧螺春,爱大闸蟹

姓名: 何邦彦(Brett Hickey)// 国籍: 加拿大// 职业: 酒店高管

38岁的何邦彦是阳澄湖费尔蒙酒店的运营总监,2010年1月来到昆山工作生活,英文名是Brett Hickey。他说,为了让其更好地融入中国,中文老师给他取了何邦彦这个名字。如今,他每周都抽出时间去会中文。

“昆山是个干净的城市,充满机遇的城市。”何邦彦说,他到昆山后就深深爱上了这里,昆曲、奥灶面、大闸蟹……都让他充满了兴趣。“昆山人很友好,都是真心相待。”何邦彦称,他空闲时间会骑着自行车到巴城转转,沿途的农家都会请他到家里喝茶,让他感到十分愉快。他曾去过其他国家的多个城市,都没有这样的遭遇。

学中文,何邦彦有着自己的一套。有时,他不太知道某个字的音调,就会故意说得很快。对此,他称这是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技巧,经过实践也发现确实如此,说快了中国人就能听懂,说慢了中国人却不明白了。刚来苏州时,不认路,何邦彦出行很不方便,不过现在他已经十分熟悉了。“312国道左拐,巴城,左拐,马鞍山路……”何邦彦说,他打车从苏州回昆山时,常要对出租车司机说这番话。

何邦彦坦言,来到中国后,他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医疗方式变了,他也会去中医院看中医;生活方式转变了,以前他每天要喝大量的咖啡,现在改喝茶了;也不再吃很多的红肉,转而吃鱼了,等等。提起中国美食,何邦彦笑称,在国外工作结束后大家都是一起去酒吧喝酒聊天,而中国人都是出去吃饭。不过,这并不影响何邦彦对中国食物的热爱,他爱吃辣子鸡丁、奥灶面,最爱阳澄湖大闸蟹。

人物 4



72岁,在张家港重新出发

姓名: 江见俊彦// 国籍: 日本// 职业: 冶金行业专家

江见俊彦,日本千叶县人,世界冶金行业知名专家。2007年,时年72岁的他来到张家港,一手创办了江苏省沙钢钢铁研究院。如今,江见俊彦仍坚守在研究一线。他告诉记者,他喜欢苏绣、苏州园林,爱在张家港的公园里散步,他愿意在这里竭尽全力地工作。

大约1970年,江见俊彦作为日本冶金行业协会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中日冶金研讨会。期间,他结识了中国冶金行业专家周荣昌,之后两人一直

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2000年,经周荣昌介绍,江见俊彦结识了沙钢集团老总沈文荣。当时,沙钢的年产量不过100多万吨。在沈文荣的感情邀请下,江见俊彦担任了企业的技术顾问。2006年底,沈文荣找到江见俊彦,希望他为沙钢组建一个钢铁研究所。此时,另外两家外国公司也向江见俊彦抛出了橄榄枝,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沙钢。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他对中国当时钢铁行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状况很是担忧。

从2006年底,72岁的江见俊彦便常住张家港。研究院一期建设耗资4亿多元,无论是人员招募、设备引进,还是大楼建造,都由江见俊彦一人拍板。由于沙钢在业内知名度不高,他便利用自己的人脉,前往国内外院校宣讲,想尽力拉拢人才。如今,研究院已引进各类人才100多名,包括20多名博士、近60名硕士,其中大部分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目前已立项和开展各类项目100多个,并获得了10多项发明专利,这给沙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